



新
加
坡
文
藝
十
年
选

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出版

新加坡文藝十多家

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出版
1990年

新加坡文藝十冬送

出版：新加坡文艺研究会

SINGAPORE LITERATURE SOCIETY
122-B Sims Ave Singapore 1438 Tel: 7477134

编辑：骆明、杜诚、刘笔农、谢克、寒川

日期：1990年 1月

承印：维新企业

发行：商务印书馆

定价：新币十八元 (S\$18/-)

一段历程

新加坡文艺研究会会长 骆明

10年。弹指一瞬间，10年的时光就过去了。

那天，应该是1987年，理事会开会，大家谈着，认为《新加坡文艺》已经出版了10年，理应留一点纪念，做一点表示，因为已经10年了。

于是，议决出版《新加坡文艺10年》。于是决定从10年来出版的《新加坡文艺》中去编选。

但是，工作并未马上展开，第一是想到钱，第二是先将10年的《新加坡文艺》收集齐全。

第一项工作是先将40期的《新加坡文艺》逐期全部阅过，然后初选。经过再一轮的复选，大致上初定，最后的决定是由小组研究，然后才送交理事会通过定稿。再来是打字、校对。好烦琐的文字工作。

跟着姚紫文艺基金答应资助五千元，可得出版后领取。

有了这一笔钱做基础，其他不敷再找。走一步看一步再说。

也就因此，所以花费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89年8月，《新加坡文艺10年》终于全部校对完毕。

× × ×

× × × ×

× × ×

《新加坡文艺研究会》是由《新加坡文艺》季刊发展起来的。

1966年，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册大型的文艺刊物，于是由当时的总经理何家良先生委定杨松年、王润华、烈浦、谢克及

HWE449/09

叶昆灿为编辑。

记得《新加坡文艺》季刊出版时，因为叶昆灿长校公教中学，因此在公教中学礼堂举行一次聚会，以为《新加坡文艺》季刊出版与外界之见面礼。

当时，场面好不热闹，出席的文艺界朋友大概有百多二百人之谱，这可说在文艺界是少见的。

《新加坡文艺》的选稿及编纂方针是：每期一篇专论，由各编辑轮流撰写，专门探讨本地及各有关之文学课题。同时，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理论、批评等也分别在各期提出专论。

《新加坡文艺》在选稿上是打破过去文艺界的陋习，不论作者，不管派系，只针对文章的好坏。

六年的时光过去了。支持《新加坡文艺》出版的教育出版社提出让《新加坡文艺》自己独立。

《新加坡文艺》季刊由是酝酿成了《新加坡文艺研究会》。

《新加坡文艺研究会》成立的时候，也确是风光过一个时候。当时，为了配合成立大典，邀请了美国白先勇、台湾痖弦、香港刘以鬯、印尼黄东平、大马方北方等出席，同时举行了一项“国际文艺座谈会”。

“亚洲女作家座谈会”也跟着举行。主席为刘培芳、台湾魏玮琦、香港小思、大马李忆君、本地何漾。也曾轰动一时。

第二年又假总统美轮酒店举行一整天的会议，邀请新加坡文艺界人士出席，参予讨论《新加坡文学的发展与路向》。会议也相当令人满意。

在 80 年代的第一、二两年，《新加坡文艺研究会》曾组团前往泰国、香港、台湾、菲律宾作有关的访问与联系。当时，曾经跟香港一大出版机构协商，出版由《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编纂的三辑丛刊：散文、小说、诗歌。

该三套丛刊因有关负责人的迟延拖拉，只有散文乙册编选完成，

其他两辑，胎死腹中。

《新加坡文艺研究会》成立之后，除了出版新加坡文艺季刊之外，复跟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明日报、民报商借版位，每周出版一版或半版的文艺副刊。

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两大华文报合并才结束。

《新加坡文艺研究会》曾有一段时间会务活动较少，这主要是因为主观因素及客观现象造成的。这段时间，曾招来了不少的流言、攻讦。

有人说：文艺界是非多。可我觉得，如果都能多做一点事，少说两句话，是非也就没有了。

“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说：立定、立性，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不管身外是非曲直。

× × ×

× × × ×

× × ×

《新加坡文艺 10 年》根据议定的五个门类编选。该五个门类为论著、散文、诗歌、小说、戏剧。

编选原则：首先是从《新加坡文艺》季刊上发表的文章编选，其次是文章须有时代感，再来是有新加坡背景与感情，以后是文章须结构严谨，同时须言之有物。

就因为照顾到新加坡地域关系，因此有好多外地的作者的作品没有加以选刊，这是令人遗憾的。

虽经过几次反覆的编选，唯所入选的文章仍远远超过了预算，亦就是说，文章的字数超过了一百万字。

这不只收成一部书难，同时经费也不是我们所能承担的。

于是考虑再三，决定先刊出这上半部，其他的下半部期望能有机会再出版。可是，不管怎样这上半部也超过了 60 万字。已经是很可观的一部巨著了。

《新加坡文艺10年》计编选了论著18篇；散文30篇；诗歌42首；小说24篇；戏剧2篇。总共116篇。

× × ×

× × × ×

× × ×

1989年，我们除了出版《新加坡文艺10年》以外，我们也为那些几十年来默默地为新华文艺而耕耘而献身的老前辈加以表扬，同时也拟出版纪念特辑；更为新加坡独立25周年，而于1990年2月出版《新加坡独立25年华文文艺作品选》

这几项工作是艰苦的、费事的。

× × ×

× × × ×

× × ×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文艺的路程是漫长的，我们只是经过了一小段的历程。

前途，不论是崎岖、平坦，我们都得走。继续再走。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八日

“新加坡文艺研究会”
第五届理事
(1989年—1991年)

名誉顾问：何家良高级次长

欧进福博士

吴俊刚先生

会务顾问：王秋田先生

法律顾问：谢水霖律师

医药顾问：何耀明医生

义务查账：李玉才会计师

名誉会长：黄光明、李金泉

陈国民、周景锐

章金福、林范平

颜展诚

会 长：骆明

副 会 长：谢克、刘笔农

秘 书：杜诚

副 秘 书：何蒙

财 政：寒川

副 财 政：尤琴

总 务：成君

副 总 务：李成利

理 事：杨松年博士、
白荷、孙爱玲、
林文锦、木子、
杜雪美、怀鹰、
叶钟玲、尤今

内部查账：黄光华

封面题字：吴俊刚

编 辑：骆 明、杜 诚
刘笔农、谢 克
寒川

本书系由“新加坡文艺”
10年40册编选而成。
现先行出版一部份，
约60万字。

计：论著 18篇
散文 30篇
诗歌 42首
小说 24篇
戏剧 2 篇

目录

骆明 一段历程

(1) 论著

- | | | |
|----|-------|--------------------------------|
| 1 | ■ 司徒文 | 八十年代的文艺路向 |
| 5 | ■ 杜 诚 | 通过文学作品培养国家意识 |
| 11 | ■ 杨松年 | 发展我国的文艺批评 |
| 16 | ■ 谢 克 | 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华文文艺 |
| 34 | ■ 杜 诚 | 文学在文化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 |
| 40 | ■ 司徒文 | 谈学校对于阅读、写作、出版的影响 |
| 45 | ■ 丘 野 | 扶植本国的出版业 |
| 48 | ■ 贾 树 | 培养文艺界接班人 |
| 51 | ■ 林 雨 | 从写作与出书的态度出发——
谈提高我国文学创作水平问题 |
| 54 | ■ 丘 野 | 善待我们的文学遗产 |
| 57 | ■ 健 吾 | 整理和发扬本地的文学遗产 |
| 61 | ■ 林 南 | 从提倡读书风气谈起 |
| 64 | ■ 锄 荒 | 掀起儿童文学创作的热潮 |
| 67 | ■ 叶钟铃 | 儿童文学的特质 |
| 71 | ■ 林惠瀛 | 新加坡缺乏写剧本的体裁吗? |
| 76 | ■ 孟 毅 | 方言与口语——对话运用的几个举例 |
| 80 | ■ 皮述民 | 小说里的夸张与夸张型短篇小说 |
| 88 | ■ 赵 戎 | 新马华文学概论 |

(2)散文

- | | |
|-----------|-------------|
| 107 ■ 刘笔农 | 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 |
| 118 ■ 笔农 | 如果苗秀没有死 |
| 121 ■ 谭顺娇 | 回想曲 |
| 126 ■ 林文锦 | 鼠屋 |
| 130 ■ 范北羚 | 面具，摔下去！ |
| 132 ■ 君绍 | 在胶林 |
| 138 ■ | 猎书乐 |
| 150 ■ 易梵 | 天下第一剑 |
| 157 ■ 刘步 | 北上火车 |
| 160 ■ 慧盈 | 七篇散文缀成的菲律宾 |
| 164 ■ 辛白 | 湖之乐章——多瑙湖纪游 |
| 172 ■ 高杏 | 老巴杀·午餐时间 |
| 174 ■ 陈彦 | 城市的一天 |
| 176 ■ 林琼 | 那条暗巷 |
| 178 ■ 雨青 | 赏雨 |
| 180 ■ 莫河 | 还是故乡好 |
| 183 ■ 邢济众 | “舌耕”三十年 |
| 187 ■ 周牧 | 必然中的偶然 |
| 190 ■ 风入松 | 云海集 |
| 194 ■ 周望桦 | 挂在山雨里的盼望 |
| 196 ■ 仁洛 | 给一个印度小孩 |
| 198 ■ 符气南 | 听到、看到、想到 |
| 201 ■ 刘含芝 | 夜鼓 |
| 205 ■ 祝芸 | 夜港·呢喃 |
| 207 ■ 张挥 | 那一豆灯光 |
| 210 ■ 依凡伦 | 流云以外 |

- 211 ■ 慧 盈 散文二则
213 ■ 哑 子 雾里的回忆
217 ■ 何必问 水之歌
219 ■ 梅 拉 祖母

(3)诗歌

- 230 ■ 杜 诚 自由女神颂——为塞纳河上的自由女神而作
231 ■ 长风葛 难民·断线的飘流
233 ■ 柳北岸 故乡好
235 ■ 亚 羡 捞月
236 ■ 寒 川 云顶诗踪
238 ■ 杜 诚 彩旗·人潮
239 一粒饭
240 ■ 吴 坦 国与家
241 ■ 江上云 天福官
242 ■ 王润华 裕廊外传——我在工厂的烟窗之上找到小鸟的天堂：“飞禽公园”
244 ■ 秦 林 写在星下的诗
245 ■ 寒 川 树的寂寞
246 ■ 贺兰宁 离
247 ■ 淡 莹 太极拳谱
249 ■ 简 笛 春就这样爆裂了(看盆栽有感)
250 ■ 何惠禄 心湖
251 ■ 喀秋莎 退潮所见
252 ■ 杜南发 听雨
253 ■ 董农政 枯木开花

- | | | |
|-----|-------|-------------|
| 254 | ■ 文 凯 | 自画像 |
| 255 | ■ 静 人 | 致萧邦 |
| 257 | ■ 周 牧 | 圆 |
| 258 | ■ 谢 清 | 写作人的感觉 |
| 259 | ■ 长 潇 | 写给风的歌 |
| 261 | ■ 雨 青 | 妈妈快来带我回去吧！ |
| 262 | ■ 张 挥 | 风起，风又起 |
| 263 | ■ 蕙 蕙 | 河的对岸 |
| 264 | ■ 红 白 | 年轻 |
| 265 | ■ 周颖南 | 东京三题 |
| 267 | ■ 苗 芒 | 没有考试的学校 |
| 268 | ■ 曾几荣 | 书生自写 |
| 269 | ■ 笠 篓 | 手 |
| 271 | ■ 烈 浦 | 冷意 |
| 272 | ■ 奔 星 | 花媒 |
| 273 | ■ 颜 林 | 雨的故事 |
| 274 | ■ 南 子 | 新地理学——戏赠贺兰宁 |
| 275 | ■ 赵慕媛 | 十九的变奏 |
| 276 | ■ 孟仲季 | 慢板 |
| 277 | ■ 向 新 | 我找到了 |
| 278 | ■ 黄应良 | 集腋集 |
| 281 | ■ 赵 月 | 晨曲——村居散记 |
| 282 | ■ 羽 乔 | 公鸡 |

(4) 小说

- | | | |
|-----|-------|-------|
| 283 | ■ 姜 凌 | 光辉的生命 |
| 295 | ■ 范北羚 | 乔迁之喜 |

302	■ 刘培芳	犯规的女人
314	■ 南 枝	造谣
320	■ 艾 骊	悬殊
325	■ 周 繁	海龟的旅程
338	■ 杨秋卿	新白雪公主
348	■ 黑 丑	鱼跳楼了
355	■ 小 农	幸福以外的
366	■ 丁之屏	屋里屋外
381	■ 宁 舟	掌声 掌声
391	■ 黄 华	寒流
404	■ 张曦娜	米雪
413	■ 韦 西	回家，越快越好
429	■ 江 夏	梅家的故事
434	■ 陈 苹	理想
445	■ 麦 青	天下父母心
451	■ 沙 路	梦醒的时候
466	■ 刘笔农	永恒的爱
472	■ 若 屏	一场噩梦
484	■ 郭四海	佳人有约
495	■ 梅 拉	永远的怀念
508	■ 念 慈	孤鹜
532	■ 慧 紫	新生的奔放

(5)戏剧

605	■ 王 里	跳楼
625	■ 田 流	文化橱窗

八十年代的文艺路向

司徒文

一九八〇年已经开始。

在未来的十年，有人已经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作了预测，至于文化的情况是怎样呢？这也是值得一些搞文艺的人注意的。

在过去的一年——一九七九年，在文艺方面，尤其是文艺发展方面已经比较受到一般人的注意，在几次文艺笔谈、几次座谈会中，已经对文艺的未来发展有了新的方向，有了新的指标。

比较重要而较明显的谈话应该是人协主催的一个文艺座谈会，以及在会上观众提出的问题，以及与会人士答观众的答话，还有就是因为这次的座谈会以后引起的几篇文章。

记得在人协假区域英语中心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中，文化部政务次长欧进福博士披露：文化部已经批准了多项计划，以协助推动和鼓励本地的文艺活动。

这些计划包括：

- (1)赞助出版；
- (2)加强不同语文源流作品对译的工作；
- (3)收集、整理和保护本地文艺作品及手稿；
- (4)颁发文艺奖章；

此外，在文艺发展方面也提到文艺创作的方向：

- (1)注意现实主义创作；
- (2)质的提高或者是量的发展。

将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就是我国未来文艺发展的路向，未来文艺应走的指标。

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也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因为在这以前，文艺的发展怎样，文艺的生存与否，从未受到一般人的重视。因为文艺是一件冷门的活动，文艺是一件亏本的生意，搞文艺只是一小撮人的玩意儿的事情罢了，因此，文艺是否生存，是否发展，似乎没跟多少人发生关系。

那时，只要有人稍微加以关注，那已经是一件大书特书的事情，只要能赞助一个文艺的出版，或者是协助销售若干的册数，已经受搞文艺的顶礼合十了。

至于什么文艺方向，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有吗？也只是搞文艺的人在一些文章中提出来谈谈罢？就因为只是个别人士的谈话，因此有没有遵循，有没有照办，那是很清楚的，更何况“文人相轻”已是古有明训，不容否认的。

现在文化部政务次长欧博士以及一些文艺界人士的意见，大致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文艺工作的目标，以及文艺创作的路向：

- (1) 加强不同语文源流作品对译的工作；
- (2) 收集、整理和保护本地文艺作品及手稿；
- (3) 赞助出版；
- (4) 颁发文化奖章；
- (5) 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 (6) 质和量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未来文艺发展的目标及创作方向了。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各民族之间都有各自不同语文写作的文章。这些文章包含了各自民族的传统文化及作家的社会观及价值观，我们四大民族聚居在这个国家中，我们要各民族融洽相处，当然必须要能各自了解，进而达到互相尊重、谅解，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文化，尤其是文艺作品的反

映，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互相了解，互相沟通的作用，因此，未来文化展望——各种语文源流作品的对译工作是适时，是重要的，也是刻不容缓的。

收集、整理和保护本地文艺作品及手稿也是一件有价值和重要的工作。虽然，我们的文艺发展时代并不太久。出版的数量并不很多，但是我们知道，有许多作品，尤其是五十年代或前后时代出版的作品以及作者，虽然在今天看来是那么十多二十年罢了，可是尽管是十多二十年的时光，然而那段时间内看到这些作品的人今天已经长大了或者已经开始步入中年或晚年，他（她）们过去看过的作品，今天的年轻人未必看过，因此重印过去的书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种重印工作对老年人来说是旧书，对年轻人来说是新书，因此还有重印、重读的价值。

过去，许多人对文艺都是漠然视之，这种态度到今天也未必改变了多少，因此，许多人对于文艺、对于作家都是漠然视之，许多作品都是随意丢弃，甚且有些收藏过去收集了许多书，可是后因为环境的关系，弄到过去辛辛苦苦收集起来的书本，都很难保全，如果文化部能加以收集、保护，那么那些收藏家的心血就不会白费，许多有价值的书本也能因此保全下来，传之后世了。

新加坡的出版事业以及文艺人的工作是孤单的，力量单薄的，许多人工作了数十年，到头来连病痛，连晚年都很难过，为什么呢？原因他（她）们都是文艺人，文艺人大多数是“家无横财”，“无隔宿之粮”的，一朝有事，难免捉襟见肘，左支右绌了。

许多出版社都是三五个朋友们合力凑合而成的，出版了三五期或三、二本单行本，不是发行困难，就是收费出了问题，最大的是销路问题，因此，几期后就草草收场，能够免于亏到血本无归已经是幸运了，因此赞助出版以及给予文化人以奖励都是应该的。

量与质以及现实主义的创作都是文艺活动进行时应注意的。